



病患之友庄红记 麻风病院送亲情

采访/摄影：芝爱新



双溪毛糯病院的人，接过庄红记转送的礼物。

年前的一个星期日，我在双溪毛糯麻风病院看到庄红记。身形粗壮，一头短发的她正忙著分配东西，身旁围绕著二十多位的老人。

地上摆著旧轮椅、收音机、衣物、电器等等.....。正当她小心翼翼，心无旁鹜的忙著时，来了一辆车子，红记马上跑上前去，协助三位送东西来的朋友，将一箱箱的卢柑、花生、罐头、新春食品摆放一堆，周围的老人露出兴奋的神情。

派送工作进行时，老人家很有耐心的等著，突然传来争执声，原来，有一位老婆婆因为被责拿了两份礼品，而和对方吵了起来。

红记见了连忙放下工作走前去做调解，她带著很温和的语气说：「不要这样，一会我再派给你。」两位老人家听了互望了对方一眼，当下静了下来。

感受 无助的凄凉

待点算工作完成後，红记和三个朋友拿著一张纸到一间间病房去，记录兼派送每一个老人所需要的东西。许多老人家双手紧紧捧著「礼物」，语气非常诚恳的对红记说：「辛苦你了，多谢多谢！」那幅画面，叫著感动。



到病房去派送东西

六年前，庄红记跟一个团体前往双溪毛糯麻风病院作探访，当亲眼看见里头的老人所面对的处境及遭遇后，心里当下有了决定。

「我深深相信，世间是充满温情的。於是决定在工余时间就到老人院去探访，付出微小的力量，从中发觉，只有在大日子，才有公众前来捐助，其他的日子很少人来关心他们。」满脸英气、性格爽朗的庄红记说：「想要长期助人唯一的办法是当社工。」

庄红记说不出为什么会有这个心愿，只知道自己每当遇见困苦无依的人士，就忍不住要帮忙。渐渐的，帮助人就成为一个「爱好」，庄红记笑著说。

来自柔佛州的庄红记，今年 51 岁，生长在一个大家庭，个性开朗，从事裁缝行业。

在庄红记眼中，双溪毛糯病院的老人异常可怜。虽然很多病人已痊愈，可是已无家可归，有家人等於没家人。

她说：「我可以深切了解到，当一个人陷入困境，那种无奈无助的凄凉是无法细诉的，他们极渴望有人来慰问。」

发起心愿之後，红记常到菜市场或夜市场向公众募捐。

「开始的时候反应蛮不错，目前经济不景。款项也减少了。不过，我不会因此而放弃，我相信好心人还是很多。」

庄红记很单纯的相信：「只要有爱心，有诚意助人，花十元是帮，花一元也是帮，功德是一样。」

红记这份举止，也引来一些朋友的不解，问她为何自讨苦吃，有时间不如去看戏逛街。

「我只能告诉他们，我喜欢做，怎么也丢不下这里的人。另一方面，助人为快乐之本嘛！我做的快乐啊！」

秃指 紧抱收音机



双溪毛糯病院是红记发挥爱心的地方

在双溪毛糯当社工 6 年，红记要处理病人的林林总总要求，生活变得非常忙碌和充实，但她似乎有不完的精力，未曾言累。

麻风病院里头，大部份都是眼睛失明及耳朵失灵的老人，拥有一架收音机，就可让他们度过快乐的每一天；有了耳机，他们就能够与朋友、护士或医生沟通。

庄红记每隔一至两个月便会到该医院一趟，把公众的捐款，换成必需品，分派出去。

「每当他们拿到收音机时，不管是新或旧，都会开心得紧紧抱在怀里，然后用那光秃没有手指的手，靠感觉慢慢去调播道。」红记总是难忘这一幕。老人们也很喜欢围绕在红记身边，当她是唯一亲人，向她倾诉心事。「他们就像小孩子一样，有时得哄一哄。」

在默默奉献的行善列事里，红记见到人生百态也开拓了视野。曾经也在向人募捐时，换来十分怀疑和不信任的眼光，甚至毫不客气的对她说，要我捐钱给你，先带我到那看看再说！红记说：「坦白说那时好难受，然一想到这群老人渴望的眼神，也就当没一回事。」

「早期在老人院，见到一位老人家身上有著很可怕的伤口，感觉十分害怕，只敢远远望著。」由此而知，行善有时也要修忍辱，同时要修无畏。

采访时，听到有人赞叹红记是菩萨，红记马上摇手说，她只是把公众的捐助、和人们的一份善心，传送给需要帮助的人，真正的功劳属于公众。然而，在这么一个繁忙的大都会，当许许多多的人都为生活为名为利为吃喝玩乐而自顾不暇时，庄红记却将所有工余时间与精神放在麻风病院的老人身上，在外人眼中，她不过是一位默默造福的平凡女子，在百余位无依无靠的老人眼中，她确是活菩萨。

无依无靠的老人是庄红记最大的牵挂，她时刻不忘徵询，谁家有不要用的旧轮椅、衣物、电器、收音机，这些旧物可是老人们梦寐以求的「礼物」。

《福报》第 8 期 2001 年 3—4 月